

母亲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字眼,珍藏着纯朴、勤劳和善良;母爱是一首精妙绝伦的抒情诗,写满了无私、陪伴和牵挂。5月10日是母亲节,本版选编了几位作者的文章,听他们讲述母爱故事,感受浓浓的亲情守护。

一件旧毛衣

□王晓宇

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穿过妈妈手工编织的毛衣。换季的时候,整理衣橱,无意间在柜子底部,找出了一件红色粗线毛衣,捧在手里左看右看,这是我以前穿的旧毛衣,样式简单、手工编织,虽然有一点点“土”,但拿在手里,却感觉柔软温暖,散发着淡淡的香樟的气味。

我很喜欢这件毛衣,简单的花式,毫无奢华之处,一字领,袖子稍长,过了手腕。尽管毛衣的样式不够时尚,甚至有些寒酸,却是母亲亲手为我织的,一针一线总关情,被我视为生命中美丽无比的华服。

初三那年,我一直穿着这件毛衣,穿上它骑着单车去上学,阳光透过大树的枝枝叶叶,细碎地洒在身上,那是我的世界上最明亮的颜色。穿着它和同学们一起照了毕业照,穿着它上了高中,它像母亲一双温暖的手,轻轻抚在我的身上。

还记得母亲为我织这件毛衣时的情景。那是一个秋夜,冷雨敲窗,半夜起来去厕所,看见母亲坐在灯下,披了一件旧衣服给我织毛衣,橘黄色的灯光下,母亲手指灵巧地舞动着,线团一点一点变小,变成了花样简单的毛衣,那种温馨的氛围,每每想起来便为之动容。

因为天气渐渐冷起来,母亲想尽早把毛衣织出来,所以夜夜坐在那里编织。母亲的身影,成了我寂寞无助时的回味,想起来便会有丝丝缕缕的爱意流淌在心中,温润着我少年的情怀。

多年之后,很多旧衣服都小了,送人的送人,扔掉的扔掉,唯独这件毛衣,我一直留着,尽管领口有些起毛,袖口有些破损,颜色也不如当初那般艳丽,但是我还是舍不得扔掉。它跟着我升学、参加工作、搬家,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,那是母爱的绵延和见证,想起它,心中便会有一份踏实与从容,会伴着我走过长长的人生路。

那件红色的毛衣一直是我少年时心中的时尚与美丽,是久违了的真实与温情,会不间断跳出我的思维,会毫无理由地想念。

时光悄悄地流逝,很多东西都会随着岁月流走,但总有一些人,总有一些心情,总有一些感觉,会沉淀在记忆的深处,无法替代,无法复制,无法舍弃。



□孙亚洁

我一直都认为,每一位母亲都有自己特有的味道。比如,母亲亲手做的饭菜的味道,说话的味道,与儿女耳鬓厮磨时无限亲昵的味道,为儿女操持家务,甚至为儿女拖儿带女时操劳的味道,镶嵌在孩子们的生命里,永远都不会散去……

母亲的味道,有时会从孩提时代的某一件衣物里溢出来。我两岁时,大街小巷流行起了喇叭裤,大姑娘小媳妇,赶时髦的小伙子,都穿上了从小腿处突然宽大的大喇叭裤,整个裤腿看起来像一个“嘀嘀嗒嗒”吹响的大喇叭。

母亲也连夜给我赶制出一条童装版的喇叭裤,我至今还记得穿上那条紫色的,裤腿旁边还装饰两个小铃铛的喇叭裤时神气的模样,至今我还能嗅到从那条小裤子上溢出来的母爱的味道。

母亲的味道,通常是从一粥一饭里

□黄廷付

周末回老家时,母亲已经做好饭了。洗了手就想往沙发里来个“葛优躺”的我,一看到母亲端着好多菜馍从厨房出来,我的眼睛顿时放了光,浑身的疲惫感一扫而光。

“慢点儿,刚出锅的,烫啊!”母亲的话还是迟了一步,菜馍一下就烫到了我的手,我赶紧把菜馍又丢到竹筐里。只是没过一分钟,我又急不可耐地拿起来,使劲咬了一口,“哇,还是好烫!”

“你呀!还是和以前一样,又没人和你抢,你翻一下,最下面的可能不太烫。”

“是你做的菜馍太好吃了嘛!”记得小时候,父亲总是在场地边上种一点韭菜,韭菜长得翠绿翠绿的,一阵风吹来,它们便快乐地跳舞。只要有空,父亲就会割一些韭菜回家,让母亲做菜馍吃。父亲还专门从集上买了一张

□张新

前段日子,母亲被xx药房“盯”上了,常有电话打入家中。电话那端,促销小姐甜美而亲切的声音让人听着真舒服。“阿姨,您上次买的药,效果不错吧?这周厂家搞活动,购药有精美礼品赠送,有时间您一定来呀!”原来,母亲正在服用药房极力推销的一种保健品。

当今的老年人周围,的确潜伏着各式各样高明的“商人”,我多次提醒母

母亲的味道

飘散出来的。同样的食材和调料,每个人做出来的饭菜味道却不相同。母亲自有她做菜时特有的味道,朴实而又能打动人味蕾。就像母亲无处不在的默默关爱一样,很平凡,却常常能够击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母亲年近七旬,身子骨还可以,前几年一门心思和父亲一起回农村老家安度晚年,但前些天听说我病了,并且还要长期服药,便一个电话打来,收拾行李又搬到城里跟我们比邻而居,并说要好好照顾我,就像一只扑棱着翅膀将孩子再次揽入怀中精心呵护的鸡妈妈一样。

父母的房子一直空着,离我家很近。父母的归来,我和爱人都很开心。他们年纪都大了,我很乐意在他们的余生里常伴左右。让他们在我身边安度晚年,一直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
哥哥英年早逝,我成了父母唯一的孩子,既可以在父母膝下承欢,又能为父母养老送终,是我在哥哥灵前发过的誓

言,也是我这些年不断鞭策、鼓励自己努力前行的动力。我的这些心结,心细又体贴的爱人都很清楚。我的病虽然麻烦,得长期服药,但并无大碍,能够借机让父母回到我们身边,是再好不过的事。

舒婷在一首回忆母亲的诗中写道:“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,生怕洗会使它失去你特有的温馨……”

我目睹过他人失去母亲时撕心裂肺的痛哭,和嘴巴里喋喋不休的深深懊悔之词,不过是没有好好陪伴与照顾的无限愧疚的话。我知道没有母亲的孩子像根草,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一个能够像母亲般疼爱我,但我不愿意去设想母亲舍我而去的日子,我只想在她的余生里好好陪伴、照顾她,好好爱她。

工作之余,我只想陪伴在母亲身边,陪她一起做饭、吃饭,一起聊天,一起刷刷筷子洗洗碗,让母亲的味道的生命里弥漫……

母亲的菜馍

鏊子,在鏊子的三只脚下垫几块砖头,等母亲和好面,擀好面皮的时候,父亲开始生火了。母亲把烙好的一张面皮摊在案板上,放好馅,再烙好一张面皮盖在上面,用手把边缘处按压一下放到鏊子上,继续擀面,父亲则一边烧火,一边用一根削得很薄的竹片,小心翼翼地翻动。菜馍快熟的时候,诱人的香气便四处飘散,我们兄妹几人都挤在厨房门口等着,个个馋得不停咽口水。

母亲刚说可以吃了。我赶紧进去把那个香气扑鼻的菜馍装进竹筐里,端到堂屋里的方桌上,再均匀地切成四块,我们每人一块。弟弟妹妹们早已迫不及待地伸手拿走一块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每一次都是我最先吃完,又跑到厨房门口,眼巴巴地盯着鏊子,等待下一个菜馍。

等我们都吃饱了,母亲和父亲才会吃最后做出来的菜馍。然而,有时候馅

不够了,他们只能吃没有馅的菜馍了。那其实不是菜馍,只能算烙馍,但我看到父母仍然吃得很香,他们一边吃一边说笑着,整个屋子里弥漫着幸福的味道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,母亲很多年都没有再做过菜馍。有时候,我们看到墙角的鏊子,忍不住说一句:“咱们做菜馍吃吧!”母亲听了,叹口气说:“你们会烧鏊子吗?”

我们确实都不会,以前我烧过一次,但怎么都烧不着火,还把我呛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前段时间,母亲打电话说:“我买了一个电饼铛,做菜馍可好了,等你回来的时候就能吃了。”

终于又吃到了母亲做的菜馍,我一连吃了三个,直撑得肚子圆鼓鼓的才停下来。母亲看着我贪吃的模样,开心地笑了。

女儿陪您说说话

亲不要上当,觉得她实在没有必要吃这种保健品,母亲的血糖数值只是偏高于正常数值一点点,大夫说注意饮食,多活动就可以了。

看到母亲拎回来的一摞药,我略带埋怨的口吻对她说:“那些人,骗的就是你们这些老年人!”

母亲解释说:“人家没强迫我买药,是我自愿买的,再说,老板娘不错,闲着没事时去她那儿坐坐,人家还陪我唠嗑,一个保健药,吃不好也吃不坏,买了就买了吧!谈不上骗不骗的。”听母亲说完,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,不是母亲容易上当,而是母亲太寂寞了。

每当电视中“关爱空巢老人”的话音响起,我都心头一动,父亲病逝丢下母亲已有二十多年。这些年,母

亲独自生活,我虽然从没间断回家看望母亲,却也是放下买来的东西,吃顿饭,留下几句安慰或嘱咐的话就走了,我以为母亲有舒适的住房,充足的食物就够了,其实,母亲更需要的是陪伴。

每一次与母亲在一起,都会感觉到母亲的兴奋和欣喜;每一次买给母亲的东西,她都拿来给我吃,明明是买给她的,却莫名其妙地进了我的肚子里。原来,母亲不在意吃什么,穿什么,只要看着儿女实实在在地坐在面前,陪她说说话,就幸福不已。

看着母亲高兴地在屋子里忙来忙去,一会儿找零食,一会儿洗水果,我动情地拉过母亲的手说:“妈,别忙活了,好好坐下,女儿陪您说说话。”